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张俊著

民族新魂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皖)新登字 06 号

民族新魂——鲁迅

张俊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375 插页:2 字数:13 万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300

ISBN 7—5397—1491—3/I · 363 定价:6.50 元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总 序

傅光明

他们是中国新文学的拓荒者，满怀创造的理想和激情，耕耘出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文学芳草地。他们年轻生命的最初奋斗是那么地坚韧、顽强、勇敢和崇高。他们以对生命充满热爱的成长的灵魂，自由地追寻着自己的理想。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每一道风景，都是一种心境，都是一种精神，都是那风云变幻的时代的映射，这风景是永恒的。

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最灿烂的黄金岁月。新文学的拓荒者正是在他们这金子般的宝贵时光，完成着自己生命的成长、理想的追求、爱情的选择和创作的业绩，给后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彩熠熠的大师的足印。

我们策划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青少年时代》丛

书的目的，就是想让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以大师的生命成长和事业奋斗为参照，循着大师的足印，燃起内心激情的火焰，任青春激荡的灵魂抒唱浪漫的梦想和欢乐，为理想奉献，为时代讴歌，让生命闪耀着真正的青春之光。

从童年时代起热爱生活，以冰清玉洁的稚嫩童心去感觉它；勤奋、刻苦、聪颖好学，在无垠的知识海洋里浸润敏感的性灵；关注人世命运、悲天悯人，怀着执著的理想奋斗抗争；性格中充满叛逆的气质，敢于追求理想的爱情人生；把非凡丰富的文学天赋，熔铸进深刻思想和鲜明爱憎，创作出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优秀作品，几乎是大师们的灵魂所共同拥有的。那里面盛开的是一朵清新、纯洁、率真的生命之花。面对这朵永恒的生命之花，我愿与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一起用整个的身心去感觉它的存在，去沐浴它的芬芳，努力为自己铸造一颗不朽的灵魂；我愿和青少年朋友一起以整个的心灵去爱它，去感受它的温柔与热情，深厚与忠诚，宁静与刚健，崇高与神圣，在净化灵魂中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生命。

我想说，和这套书交个真诚的朋友，无疑好比是在与文学大师携手同行。在和大师漫步交谈时，在和大师进行思想交流时，看看你的心灵是否被一种诚挚的信念所渗透？你的生命里是否留下了大师的生命的痕迹？

大师的灵魂和生命与我们同存！

1997年元月8日

鲁迅小传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生于1881年9月25日。由于鲁迅生于绍兴周氏大族，又是长子长孙，所以从小受到格外的关怀。但由于祖父科场行贿案和父亲早逝，使周家迅速衰落，所以少年鲁迅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十八岁时，毅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于1898年5月1日离开了绍兴，奔赴不收学费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更名周树人。

看到江南水师学堂一派乌烟瘴气，鲁迅又于半年后退学，被拉去参加了科举考试，之后，坚决摒弃了科举之路。次年再入江南水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鲁迅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得到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并于1902年4月到达日本横滨，不久进入弘文学院，带头剪去长辫子。

在第一年中，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翻译工作，发表了《斯巴达克思》等五六种翻译作品。并且写出著名的旧体诗《自题小像》，其中“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为家

喻户晓的豪言壮语。

第二年，他终于走上了向往已久的医学救国道路，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但是，严酷的现实刺激着敏锐的鲁迅，他看到人们精神上的麻木；他看到历史赋予了他拯救人们灵魂的这一更重大的社会责任，于是他退学从文。先是与友人筹备出版文艺杂志《新生》，结果却是惨淡地流产了。但他却从失败中站立起来，埋头著译，先后写作、翻译了大量的文论、诗歌和小说，著名的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等。他还积极加入了反清复国的光复会。

1909年7月，鲁迅回到了绍兴，担任学校教员。他同情学生风潮，支持辛亥革命，积极参加革命后的教育工作，并于1912年3月，加入教育部工作。5月到北京。在此期间，他热心教育事业，反对“祭孔读经”，积极参与大学中的思想、文化运动，支持《新青年》。于1918年开始写作新诗，写作白话小说，其中的《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白话小说的先河。那闪光的作者名字——鲁迅，从此出现。他划时代的创作，使他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旗手、主将。鲁迅厚积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知识，薄发而出，不可收拾，连续创作发表了大量的白话小说、新诗、散文诗和像投枪一样尖锐锋利的杂文。《阿Q正传》的发表，一时轰动天下，并且经久不衰。面对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鲁迅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他使用韧性的战斗，他一面写作发表深刻揭露时弊的杂文以拯救日益蜕化的国民性，一面认真治学，以启迪未来中国充满希望的智慧。他这期间写作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经典。他那战斗的小说集《呐喊》，喊出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心声。

1925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章士钊，代表黑暗的北洋政府，罢免了鲁迅的职务。只能以文为生的鲁迅毫无惧色，以《纪念刘和珍君》，发出对北洋政府残暴统治的强烈抗议，为此，他不得不四处躲藏，以逃避北洋政府的追捕和迫害。

1926年9月，鲁迅远赴厦门大学，他喜欢青年，他喜欢那朝气蓬勃的精神。但他没有满足，他于年底，又辞去了厦门大学教职，于次年1月又奔赴了革命性更强的广州，到中山大学教书。在这期间，他

把那些优美而深意绵绵的散文诗编成一集，《野草》出版了。官场的风气又使鲁迅感到极不舒服，他又放弃了中山大学的教职，于1927年移居上海。这时，他与许广平的爱情之花终于盛开了，他们在上海结婚，住到了一起，工作到一起，直至……

到了上海，鲁迅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学活动，积极推动他所钟爱的版画艺术，他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勤奋地写作，勇敢地战斗。他结交、扶持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有柔石、唐弢、曹靖华，数不胜数；他与埃得加·斯诺、史沫特莱、肖伯纳等国际友人交往；他与红军高级将领陈赓作彻夜长谈；他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来反击右翼势力的进攻；他与宋庆龄、瞿秋白、茅盾等进步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以无数的创作和翻译文章充实着文学艺术的殿堂；他以超人的冷静和机智，在上海令人难以想象地逃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追捕；他用他的笔与疾病赛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1936年10月19日5时30分。

鲁迅去了，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总 序	傅光明
鲁迅小传	1
第一章 翰林爷爷起名字	1
第二章 寄名出家长庆寺	12
第三章 看着星星听故事	27
第四章 水陆道场尽情玩	32
第五章 百草园里故事多	45
第六章 牛穿鼻子进私塾	60
第七章 背会课本看赛会	71
第八章 孝书隐鼠伤人心	79
第九章 做梦常想《山海经》	89
第十章 恋恋不舍安桥头	101
第十一章 蓝门一载留空梦	117
第十二章 三味书屋有余香	120
第十三章 爷爷回家举大孝	129
第十四章 兄弟避难皇甫庄	141
第十五章 家道败落要发愤	158
第十六章 寻求别样的人们	176
鲁迅主要著译书目	190

第一章 翰林爷爷起名字

1881年9月，绍兴东昌坊口的周家新台门里，全家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双喜临门的欢乐气氛之中，周伯宜考中了秀才。周伯宜的妻子鲁瑞又在9月25日早晨，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是周家期待着的长房长孙。顷刻间，人们争相传报这个特大喜讯。门前挂起了两千响的大鞭炮，噼噼啪啪一直响到云天里，惊得鸟儿四散飞翔。

周伯宜激动地看着妻子，兴奋地端详着睡态可掬的娇儿，满肚子的话说不出来，只是两眼充盈着关不住的笑。

“看你高兴的，”鲁瑞拉着丈夫的手，“娘娘和娘这下可高兴了，咱们家后继有人了。看你，还不快去接娘娘和娘。”

“对！对！我这就去。”周伯宜又看了一眼娇儿。

周伯宜走出门，马上吩咐仆人：“快给我准备好纸墨，我马上要写一封家书给京里的大老爷。”

“已经准备好了！老爷。”仆人笑嘻嘻地垂首答道。

周伯宜疾步来到上房，碰巧祖母九太太正要跨出房门，他赶忙伸手扶过来。两人顺着墙边转过房角，看见母亲蒋太太也已走到眼前，周伯宜忙说：“娘，我正准备接了娘娘就去接娘。”

“不用了，你先忙你的去吧！娘娘有我照管呢。”蒋太太扶过九太太后又说，“你媳妇也要多休息，你今天就不用再过去了，快给你爹写封信，别忘了叫他给孩子起一个响亮点的名字。我们过去了，你媳妇那儿放心好了！”

周伯宜回到书房，拿起笔，觉得今天的字怎么也写不好，哪像周家的秀才，文思明显迟钝，仿佛只会写“我有儿子了，爹有孙子了，周家后继有人了。”他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提笔写完了家书，交人送给远在京城的父亲。

在北京琉璃厂南边不远的广和居饭庄里，有五位来自浙江的小京官，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喝着花茶，一边聊着闲天，一边等着迟到的同乡。

“汪兄，鲍兄，昨儿上午议事，我可长了见识，子献老弟的溜须手法、马屁神功真令我大开眼界。嘿嘿……”说话人讥笑着伸出了小手指，见出花白的小胡子得意地翘起来。

“形势所迫，不得不行此下策。介孚兄口下留德，口下留德！”白净瘦削的小个子从宽大的袖子里伸出一双不相称的大手，向介孚公不停地作揖。

“察颜观色，巧言讨好，在官在民都不能免俗，周兄最爱揭短说笑，子献不必过于认真。继香兄一贯没准，我们还是边喝边等吧！酒保，上酒上菜！”

“好曲不可不唱，好菜不可不尝，好故事么不可不听。介孚兄快讲快讲！”鲍兄挥着从不离手的象牙骨折扇。

“我可讲不出口。陶兄半天没说话了，陶兄讲吧！”

“快讲快讲！”

“话说大清帝国的内阁衙门里正在开会，大烟袋、小茶碗，七嘴八舌正议论，忽报常败将军福大人要驾临……”

“又是谁惹介孚兄义愤填膺了？”众人回过头看去，随着话音一个细眼秃眉的矮胖子大踏步走进来。不等众人说话，他抢先说道：“来晚了来晚了，认罚认罚！”说着话，也不管是谁的酒杯，就近一把抓过来一仰而饮。

“继香兄慢些，我的酒盏子可不是饮驴的。”介孚公笑眯眯地看着矮胖子。

“你前天的请柬一到，我今日驾车飞奔而出海岱门，顺着城墙根直到前门，又经南大街到了骡马市，跑得太快了，偏偏又下起了雨，地上都是泥，马跑累了碰上泥地就更走不动了，结果怕晚怕晚还是晚了。”说着又连干两杯。

“好了，继香兄也不要独喝，我们共举一杯！”

在周介孚的提议下，六双胳膊六双手举起六个小酒盏，六杯江南老黄酒倒进六张绍兴师爷的口中。如此三遍过后，矮胖子继香兄用诡谲的目光盯着周介孚，笑了笑，转向其他人说：“都知道介孚兄好饮，但是上旬刚刚喝过一回酒，不出三日又聚齐乡众豪饮，这恐怕不是介孚兄的囊中本色吧？”

周介孚听了一笑，放下刚刚又要端起的酒杯，说道，“继香兄数你诡诈，而且最性急。就容不得我从容讲起么？”说着又举起酒杯，“各位随意。”说完抿了一口酒，然后说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一时高兴。前天大清早起来，就听着喜鹊叫，出门一看，喜鹊又没影儿了，只有麻雀唧唧喳喳地瞎闹。刚吃完早饭，就有人敲门，下人带进来一见，是绸缎庄的钱掌柜，一见面就恭喜我，说我就要做祖父了，并带来家书一封，按家书上说的时间，一个月之内我就要做爷爷了。哈哈哈哈……”周介孚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恭喜恭喜！……”

伴随着同样欢喜的笑声，在周介孚的眼前团团竖起五个作揖的大拳头。

“难得介孚兄如此开怀一笑，哈哈哈哈……”

“今日一醉方休！”

“若得麒麟，我送你两坛‘壮元红’。”

“若得千金，我送你六坛‘女儿红’。”

“闭嘴闭嘴！一定是个儿子！”

“女儿有什么不好？”

“介孚兄两世单传，当然要先有个男孙才好传宗接代！”

“先生女儿就不能再生男儿了么？”

“好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位仁兄喝酒。”

六人一直喝到天黑才散。周介孚照旧是由鲍兄陪伴着“月夜踏影回寓所”。

这位周介孚大人就是即将出生的鲁迅的祖父。他这时已在官场中奋斗了十年，十年前中进士、挂翰林匾的风光已成明日黄花；掌县官父母印、廉洁奉公、勤政爱民、敢抗皇旨的豪情已无处激扬，两年来在李大人的推荐下，只能弄个候补。

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座灰砖小院里，周介孚安了一个简朴的家。北京的10月天，是很厉害的秋老虎，尽管夜晚十分凉爽，但白天尤其是午后，阳光下还是感到热得

灼人。这段时间，周介孚大多是躺在竹摇椅里看书，看得困乏了就顺水推舟睡一觉。这天一觉睡去，乘着香梦之舟，云朵里飘，帆影里摇，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只见那钱塘江潮汹涌喧嚣，绍兴古镇幽雅迷人，大地上银练纵横，绿茵锦绣，近看那小桥流水，翰林牌匾，发一句越语，听一声乡音，原来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他踏上街道的石板路，踱过拱起的小石桥，驻足茶馆，细听茶客对兰亭和鉴湖进行耐心精致地品味；他流连酒肆，笑看远方的游子操着困难的语言对会稽山和大禹陵进行急切的询问。日近黄昏，天边一抹红云斜映古镇，他又步入依房傍水的石板路，放眼望去，一行行的全是茶馆、酒肆、当铺、药店、杂货店，随处可见挂着“进士第”、“大夫第”、“翰林第”一类牌匾的油漆大门，错杂其间的还有许多低矮破旧的小屋，以及尖顶突兀而风格异样的洋教堂。这一切在夕阳的余晖里，仿佛吟咏着一首绵绵不尽而又充满黄酒醇香的古诗歌谣。

他走过咸欢河上的塔子桥，走过长庆寺、土谷祠，走过关帝庙、穆神庙、唐将军庙，来到东昌坊路口，看见都亭桥、泰山堂、鸦片馆，一转弯走过水果店、剃头店、轧肉店、药店、酒店、油烛店、箍桶店、住宅、轿行、鞋店、米店、锡箔店、棺材店，终于来到自家门前。

他伸手推门，门却无声无息地自己打开了。他犹豫了一下，仔细听听，仍旧是静静的悄无声息。他怀疑地重新看看门口周围，看看上方的门斗，心说：没错！门

斗里的这块匾，蓝底上写着“翰林”两个大大的金字，正是我的翰林匾。可是家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一直走进去，穿过二门来到大厅。大厅的上方仍旧是祖先悬挂的大匾，写着“德寿堂”三个大字，两边柱子上的一副对联，红底黑字已显得有点儿陈旧黯淡，再看靠在墙边的翰林旗杆，有屋顶那么高，朱红色的油漆和雕花的旗杆兜，在暗影里看不清楚。

“人都哪去了？”他大声地喊，周围依旧是寂静一片，连一点儿回声都没有。

他接着向里走，神堂的门也是自动打开的。他朝着祖先拜了几拜，眼前一片香烟缭绕，不知是谁上的香。他退出神堂，经过白板门、过廊、兰花间、桂花明堂，来到内院，长长的两层楼居然也藏起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他继续向后院走，穿过夹弄，走进百草园。园子里大片的菜畦，繁茂的桑树、棟树、皂莢树，都端庄地凝视着他，只有墙外的咸欢河的流水声，不时地传进园里来。

“哗哗哗，哗哗哗……”

过了一会儿，“噗噜，噗噜……”

似乎又加进了摇橹的声音。

接着又依稀加进了女人的细语和婴儿的嬉笑声。

他拢起耳朵再仔细一听，分明是很清楚的说话声。

“翰林公公回来了。”

“看你这样子，怎么有脸去见翰林公公，快躲一边去，省得挨骂！”

“给伯伯请安！”

“给叔叔请安！”

“给大老爷请安！”

一片请安声弄得他一时间不知所措，再一看，自己已经身在大厅之中，端坐在太师椅里，右手搭在八仙桌上，眼前围着大大小小一家子人。

“给爹爹请安！”这是年方十二岁的小女儿的声音。他高兴地准备站起来，去抱起他的女儿……

“给公公请安！”一个略显生疏的声音，使他转过头去，一个身体结实的年轻女子，朝他十分恭敬地拜了几拜。

这就是我的儿媳妇了——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伯宣做什么去了？怎么半天也见不到他的影子？”

“他正在书房里读书呢，准备明年乡试的功课。”

“好！好！要是能连中三元就好了。秀才、举人、进士……”

“给爹爹请安！”

“你不好好读书，跑这里来干什么？”

“儿正读书，忽闻爹爹回家，欣喜万分，故而……”

“这说明你读书用心不专，如果……”

“好了，好了！他也是一片孝心。”

“娘！您身体可好？”随着声音，他看见妻子扶着母亲走进大厅，赶忙离座奔向前去。

“你看我身体好不好？放心，我们大家身体都很好！”